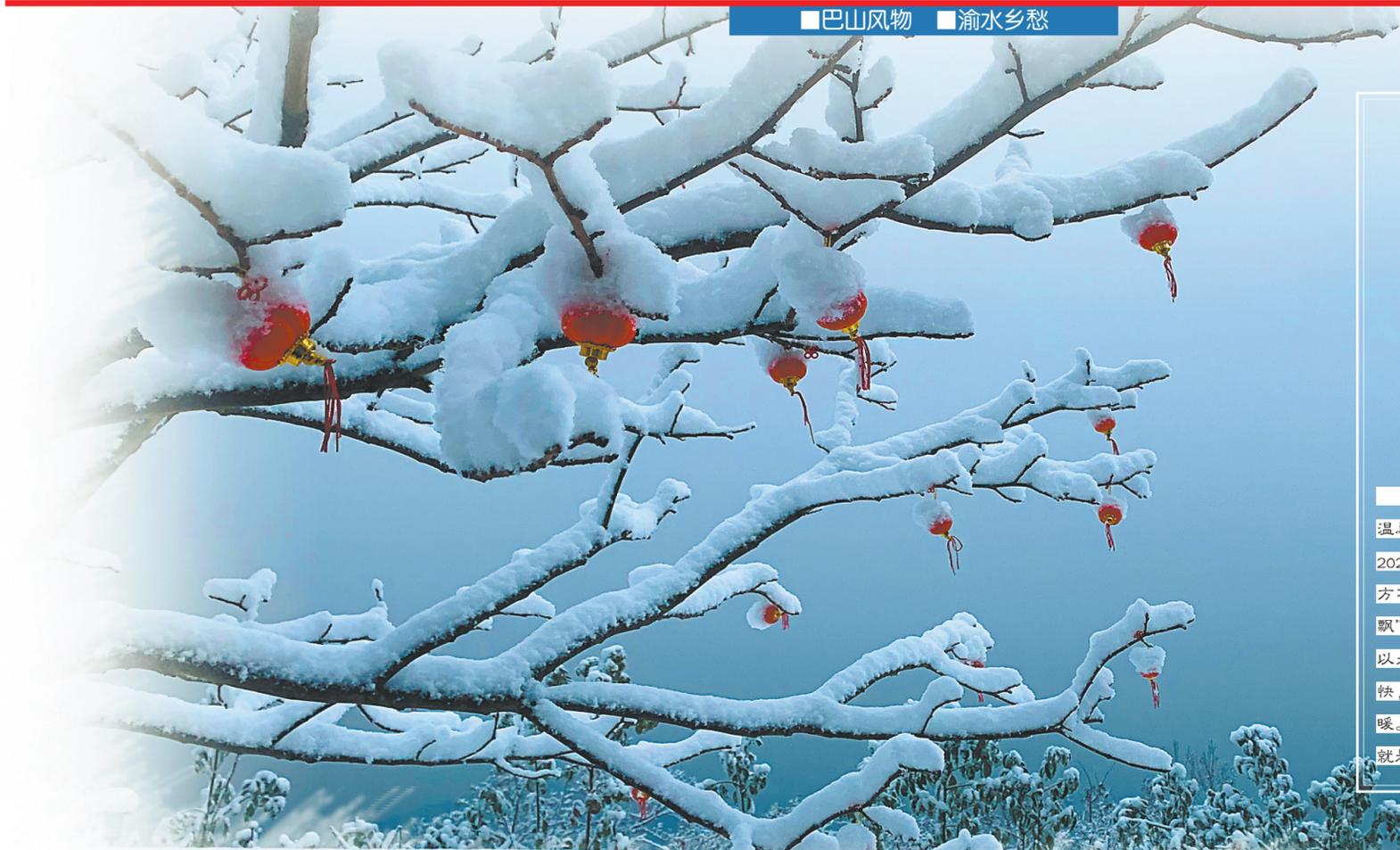


■巴山风物 ■渝水乡愁



雪压枝头——摄于万州区高梁镇五福村。

2021 冬日 纪事

据相关权威部门发布,今冬我市气温总体较常年同期偏低,最冷将出现在2021年1月。果不其然,刚进入新年,北方冷空气接二连三,多地“雪花那个飘”。然而,冬天并不代表苦寒,它也可以是天地美好的景致,回归童心的欢快,魂牵梦萦的乡愁,留存记忆的温暖。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,凛冽寒流过后,就是风和日丽、万物生长的新春了。

巨建兵 摄/视觉重庆

银装下的凉风村

□李秀生

村庄还在熟睡,不知道纷纷扬扬的雪花,已经在梦中为她换上银装。

凉风,凉风——这是我梦中呓语千百遍的村庄,与盼望已久的一场雪惊喜拥抱。凉风村地处连绵起伏的七曜山脉,山连着山,林挨着林,平均海拔七八百米,冬天阴冷,但不常有雪。

小时候,我常常听见凛冽的寒风在村庄的山梁上奔跑呼啸,看见天空中飘着蒙蒙冬雨数日不绝,那冰凉的雨丝里偶尔也夹杂着苔米般大小的雪花。我和小伙伴们甚至已经兴奋地约好堆雪人、打雪仗的时间地点,但那些细小的雪花像一个个精灵,飘落地面的时候,瞬间变成了调皮的小雨滴,钻进大地的怀抱,并没有形成厚厚的积雪。我们那些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嬉戏的美好约定,也变成了美丽的泡影。

离开村庄多年,对村庄的眷恋却与日俱增。村庄的一草一木都牵挂着我敏感的心,只要一得空闲,我就像一只归巢的鸟儿扑棱着飞回去。

进入新年,天气似乎比前几年更冷。小寒甫过,我就在想,村庄应该要下一场雪吧。冬月廿三那天晚上,三爷爷在电话里告诉我,下雪了,好大的雪,来年有个好收成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就迫不及待地驱车赶回村庄。村庄已是一片银色世界,池塘、瓦屋、磨盘都被皑皑白雪覆盖,屋檐垂下长约20厘米晶莹剔透的冰柱子,滴滴答答淌着冰雪消融的雨水。一些早起的人家屋顶冒出淡淡的炊烟,那些熟悉的连接各家各户的小路都隐没在雪被

下,让我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

三爷爷的屋门虚掩着,火坑里柴火还未燃尽。炕沿上方挂着一排腊肉、十来串香肠,在烟熏火燎中冒着油亮的光,老远就能闻到香味。屋外几行深深浅浅的足印通向山梁,看来老爷子又到山梁上去看他的“宝贝”去了。

山梁上是一个雪莲果种植“基地”——其实就是3户人家相连的地块整合起来,小有规模地种植雪莲果。雪莲果被誉为“地下水果”,具有较高的食用、药用价值,因其皮薄汁多、无渣,不仅可削皮直接生食,还可炒肉丝、下火锅、炖鸡或排骨食用,并可加工成果脯、果脆片、果冻、果糕、罐头等;叶片与花瓣可制成果茶,冲泡饮用;茎秆可制作优质饲料等。

来到山梁,一道硬朗的背影正在风雪中指指点点。走近,正是三爷爷在对另外3个男人边比划边说,要尽快把地窖周围的积雪清理掉,以免积雪融化后,雪水流入地窖,把雪莲果种损毁了。原来,雪莲果名字中虽有个“雪”字,但却“面子薄”,破皮或者水泡都会迅速坏掉,尤其是留种的雪莲果更要好好保护。3个男人一面点头,一面加快手里的动作。

三爷爷转身看到我,哈哈一笑,大声喊道:“生娃子,大雪天为你打工,给我带酒没有?”我连忙拿出一罐酒,说:“三爷爷,我看您锅里腊肉炖得香香的,咱爷几个干完活好好喝一盅。”三爷爷笑骂道:“就没有看见你小子做过吃过的买卖。”

三爷爷是民办教师转正的,退休后进城和儿子生活在一起。因为在农村学校半工半农搞惯了,三爷爷对城里的退

休生活很不习惯,碰到我就要唠叨一番,说要回农村去住。

2015年,恰逢单位对口帮扶万州区走马镇凉风村,我对村里的情况最熟悉,主动认领了村里的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刚开始,我自信满满,以为很快就会帮他们走出困境。没想到几番动员下来,这3户人家竟一点不着急,根本没拿我的“上蹿下跳”当回事,一时间竟没有找到脱贫的良策。

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,三爷爷再次向我抱怨说想回农村,让我帮忙做做他儿子即我堂叔的工作。我灵机一动,决定让三爷爷作为我的帮扶“顾问”,精准施策带领3户人家脱贫。我说这么伟大的事业,堂叔一定会同意的。

就这样,三爷爷当即跟我一起回村。经过多次论证,最终决定搞雪莲果项目。2016年,3户贫困户仅靠种植雪莲果,人均收入就达到了5000元以上,当年顺利脱贫。第二年,扩大种植规模后,人均收入更是达到18000元。三爷爷这个脱贫“顾问”俨然比我这个帮扶责任人更上心,村民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爱找他商量,三爷爷“顾问”的名头也越来越响,还被十里八乡尊为“乡贤”。

临近中午,雪停了,太阳也拨开云雾,金色的阳光和洁白的积雪交相辉映,村庄仿佛一个冰清玉洁的童话世界。三爷爷在喝下二两温酒后,指着我的鼻子放出豪言:你小子等着,我不但能够做好你的脱贫攻坚“顾问”,还要继续做好你的乡村振兴“顾问”。

我大喜,仿佛看见一场大雪过后,厚厚雪被覆盖下的村庄孕育着的勃勃生机。

雪落都梁

□曾小燕

冬月尾,一觉醒来,都梁大地白茫茫一片。早起的人们在朋友圈里奔走相告,一时间手机里满屏都是雪景。快快快,找车,约车,拿相机,拿无人机;去二环路、去唐家坡、去高都铺、去高梁山、去百里竹海看雪!视频里的梁平坝子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,肥嘟嘟的积雪惊喜着人们的眼睛,欢悦着人们的内心,每个人似乎都在这一刻成了诗人,极尽温婉和文艺地描述这场雪,充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热爱。

南方人对雪很钟情,因为在南方极少见到,就觉得极为珍贵。不像北方人,对雪司空见惯,没兴奋劲。如今都梁一夜飞雪,还积了那么厚,不用劳神费力去外地看雪了,是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啊!

一场雪,下到了每个都梁人的心坎上,人们的童心在这一刻泛滥开来,堆个雪人,打个雪仗,对着满山的白念一首自创的《沁园春·雪》:高梁山上,千树挂白,万顷雪飘……或是抱着巨大的松树使劲地摇,当铺天盖地的雪粒子打在脸上时发出刺耳的尖叫,哪怕将身上和鞋子全都弄湿也值当。

我也乘中午时分,和朋友上了东山,着太极服,披红纱,结高髻,系丝带,随身带了把太极剑。朋友说在雪地里演绎一场雪山飞狐,肯定会惊艳整个朋友圈。我们上到海拔近千米的高梁山,在满眼全白的雪地里,把自己扮成电视剧里的大侠,拍了很多雪地挥剑的视频和照片,圆了多年的侠女梦。

回家把照片拿给婆婆看。婆婆看后,给我讲起了她记忆中的那两场大雪。

1963年的冬天,梁平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。那时候婆婆才十几岁,住在明月山下的竹山乡,也就是现在的百里竹海。那天夜里,风呼呼地吹,雪像鹅毛在飞,满山的竹子噼啪作响像放鞭炮,响了一整夜。

中途听见房屋旁边两棵上百年的老柏树也在“咔咔”作响。老公担心树被雪压倒,壮着胆子出去查看,结果老柏树在那一瞬间真的被雪压倒了,树枝倒在屋顶发出“砰”地一声闷响,霎时间瓦片乱飞,一屋子的人吓得哇哇大叫。早上起来,发现厨房屋顶垮了一半,房梁断了两根。老公踩着及膝的雪爬上房顶,一点点清理积雪和树枝,恢复房顶瓦片,在雪地里寻找粗大的木棒修复房梁。那场雪,还将整个竹海的竹子都压折了,每棵树都断了树梢。积雪半个月才消融,地里的蔬菜被冻得稀烂,水全部结冰,原本就不宽阔的山路被封,出不去进不来,人们缩在屋子里,穿着单薄的衣裳,饿着肚子围着火盆烤火。因为那场雪,几十万亩竹海面全非,竹山人花了七八年时间才将积雪压断的竹篙子捡干净,恢复竹海的翠绿本色。婆婆说,那场雪,不是惊喜,更不是美景,而是灾难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初,竹山开始修丰水库。1994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,把几十台修水库的工程车发动机给冻住了。为了打燃火,司机们伤透了脑筋,每天都要用火烘烤、用开水淋发动机,光是烧开水都要花费大半天时间。那时候,人们心里想的是不要下雪、不要打霜,发动机要正常,要抓紧把水库修好。

婆婆感叹说,现在时代进步了,下雪成了快乐和幸福的事情,人们可以赏雪玩雪。农村的房子修得坚固结实,再不怕大雪压顶;进山的公路宽敞笔直,天没亮,路上的积雪就被养路工人清理得干干净净;汽车的发动机也越来越高级,不怕冰雪封冻了;有了灾情,政府和村里的干部也会及时赶到解决问题。

是的,这场雪,让都梁的山山岭岭变得像仙境一般,让人们的内心纯净得像童话世界。这场雪,也成了都梁人向周边区县朋友炫耀的资本:快看啊,雪落都梁了,你那边下雪了吗?

淡出生活的烘笼,不会淡出记忆

□罗安会

烘笼,取暖御寒的家什。此物如今已难得一见,但多年以前,那可是冬天里断断离不了的恩物。

我生长在渝黔交界的水码头古镇朱沱。朱沱古镇盛产竹,有竹的农户几乎都会编烘笼。每逢赶场天,拿茨竹、水竹、金竹、苦竹、楠竹编的烘笼占了半条场街。大的小的、圆的扁的、手提的脚蹬的,形态各异,五花八门,简直就是烘笼展销会。

相传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时,古镇人就有冬天烤“火笼”一说。江津四面山旅游区至今还在办“火笼节”,作为传统地方文化,火笼竹编还入选了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从我记事起,一到深秋,古镇人便开始准备木炭过冬。冬至一过,还没到数九,人们便提着烘笼走街串户,优哉游哉好似如今都市人拎着奢侈品包包一样。闲时,老人小孩挂着、提着、脚踏着烘笼,围坐一起享受清贫而温暖的小日子。为保暖,不少人还在烘笼上搭一块毛巾、布围腰烤火。这是属于古镇人的生活日常。

烘笼带动了古镇窑罐厂和手工竹编行业。窑罐厂每年用泥土烧制沙钵几个,然后通过篾匠的巧手编制成烘笼,又经水路销往泸州、江津、重庆主城等地。

古镇竹器社有20多名工匠,张三爷、李老五、罗蔑匠等人在沿河川渝黔一带都小有名气。看张三爷、罗蔑匠编烘笼,简直就是享受。一根竹子在手,不到一小时就从竹块、脱竹、篾片、篾条、头层、二层,在篾刀下快速分离成竹丝,然后编织。编织手法有挑、压、弹、插、绕……最终根据器物的形状,编织成不同的花纹图案。张三爷是当中翘楚,宽窄粗细一样的篾片、篾条、

篾丝在他手上翻飞,如同杂耍似的,不到3小时,烘笼逐渐放大成“罗汉大肚”,图案花纹再从罗汉大肚中逐步收小,锁口——一个小巧精美的烘笼就成了。这些作品好看又轻便还经久耐用,可惜那时尚无商标、专利产品一说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古镇没有电、煤、天然气,一年四季烧柴做饭,家家户户都备了木炭。我母亲煮好饭后,将余下木炭装入瓦罐中,空气被隔绝,木炭就熄灭变成木炭,和柴灰一起存放起来。

冬天一到,母亲将煮饭的余火撮入烘笼里,加一些木炭,盖上柴炭灰,烘笼上面搭一块厚布,就可保温一天一夜了。

那时,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身穿空心棉衣,里面没有汗衫衬衣打底,不少人还打赤脚走路,此时烘笼就成为寒冬里不可或缺的物件,就如一首古镇儿歌所唱“烘笼温,烘笼暖,烘笼丢了打闪闪。”

上学前,母亲总为我备好烘笼。天下大雪,我打光脚板走到校门口的水凼边洗一下脚,然后穿上布鞋进教室坐下,双脚蹬在烘笼上,全身才慢慢暖和起来。

烘笼给人带来温暖,但不小心也会招来灾祸。某个深夜,同院子的孤寡老人把烘笼放在床上烤,不慎蹬翻烘笼,点燃棉被,一下子燃起大火。全院人被惊醒,我父母在家中水缸里提水就去救火,我在床上吓得瑟瑟发抖。火扑灭了,老人却没能躲过一劫。

如今,古镇人家家家烧天然气,照明有电灯,人冬人就穿上了毛衣、皮衣、保暖衣,取暖有太阳炉、电热毯、空调机、地暖器。烘笼,已淡出了古镇人的生活。不过,它于清寒岁月里带给我的温暖,却永远不会淡出我的记忆。

酉阳冬雪入画境

□彭鑫

今年的冬雪,来得更加地早,也来得更有气势。一月初就降下了初雪,之后,每隔一两周,就要下一场纷纷扬扬的白雪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就爱去山里、江边漫步。我发现,冬日雪天在酉阳漫步可要小心,因为随时可能“掉入”画境。

县城边的金银山巍峨雄伟,青翠如玉。它的怀里,抱着个桃花源。雪后的桃花源美得让人不忍心多眨一眼。今年雪大,它的意境更美:藏有一个秦汉魏晋的画境,和一个心海重回宁静的画境。

步入大酉洞,水雾飘摇,清泉叮咚。前头是桃花源,有美池良田桑竹之属,一派秦汉魏晋风光;而身后是日新月异的现代城市。我们会看洞外,一会看洞内;一会看城市之繁华,一会看桃源之清幽。边看边想,恍惚间,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再往里走,如果是站在避秦庄看雪,最好和恋人一起。两个人站在吊脚楼上,看那池中金鱼或是呆立,或是浅游。

它们自由自在,令人心生安乐。当和爱并肩而立时,鼻子、耳朵和心灵里会变得更聪敏,聪敏到可以闻到枯草的气息,听到雪落的声音。

要是徜徉在陶公祠看雪,那最好和喜欢宁静的自己一起。每个人有很多个自己。有的自己,喜欢明灯与淳酒;有的自己,喜欢淡菊与红茶,有的自己,喜欢鲜衣怒马、仗剑天涯。与喜欢宁静的自己看雪,就是看心灵中的透明的部分。此时,如果再拿一本《陶渊明集》,一会看雪,一会看诗,一会看那些历史上隐士的风采,此乐何极!

几只山雀,在潜村的院子里,一跃一跃,叽叽喳喳。它们在啄食石板上的玉米。大雪天,鸟儿觅食不易,景区工作人员就给鸟儿们投食。这是一种大美,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大美。

山中看雪,莫过于桃花源;而江边看雪,莫过于龚滩古镇。我以为,今年的雪后龚滩,里面有一个唐宋的画境,一个乡愁的画境,一个童年的画境。

寻一个寒夜前往龚滩。公路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。大雪片片,漫天飞舞。找一家古色古香的客栈入住,门前的三

角梅竟然还有数朵紫红的花朵。升起炭火,推开窗户,看着大雪落在瓦上,落在碧绿的乌江之中,落在自己的心里。这样的夜晚,应该会做一个与众不同的梦。

一觉醒来,一张无边的白纱,罩住了整个龚滩。一座座吊脚楼,迎着风雪,立在乌江边,如同一个个高士“独钓寒江雪”。令人不由想起江南来,不由想起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。

瓦之青黛,雪之洁白,墙之木黄,三者颜色的对比,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宁静。晶莹剔透的冰花,使得古巷更加幽远。漫步窄而长的巷子中,到处银装素裹,玉树琼枝。举目所至,皆是晶莹,时间也仿佛晶莹起来了。

眼睛和心灵饱餐了,也不能亏待肠胃。大冷的雪天,早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绿豆粉,中午来一盘糍粑豆腐加一锅麻辣乌江鱼,晚上再来一桌羊肉火锅暖心暖胃。这样的一天,不香吗?

在今年的酉阳冬雪画境里,我有了一个新的领悟:每次下雪不能辜负,每次朝阳升起不能辜负,每一个微笑不能辜负;这样我们的一年就活了365次,而不仅仅是365天。